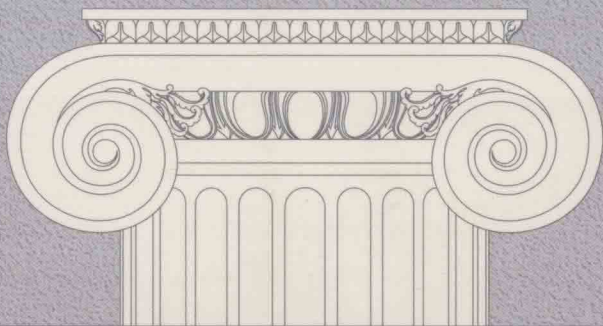


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丛书

包利民 章雪富 ■ 主编



古典基督教思想的 “自我”观念

石敏敏 章雪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丛书

包利民 章雪富 ■ 主编

古典基督教思想的 “自我”观念

石敏敏 章雪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石敏敏、章雪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004-9255-9

I. ①古… II. ①石…②章… III. ①基督教史: 思想
史—研究 IV. B9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1965 号

特约编辑 刘殿利等

责任编辑 陈 彪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张建军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字 数 285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

石敏敏，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晚期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著有《古代晚期西方哲学的人论》等，译有奥古斯丁的《驳朱利安》、巴西尔的《论创世六日》、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的《神学演讲录》、阿塔那修的《论道成肉身》、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和西塞罗的《论至善和至恶》等。

章雪富，博士，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希腊化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工作。著有《斯多亚主义》（两卷）、《斐洛思想导论》（两卷）、《希腊哲学的Being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等。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批准号:10BZX04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批准号:08JA720024)

浙江工商大学青年人才基金项目资助

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出版资助

总 序

人类在逐步地然而不可逆转地进入现代性之后，才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古典性的价值和意义。毕竟总体来说人类并不拥有许多价值范式，没有资格轻易挥霍和把某种价值范式弃之如旧衣。各种范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共生的、相互映射的、相反相成的，等等。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性是由古典的复兴（所谓文艺复兴）开始的，其中的意蕴还有待今日国人深思。

可喜的是，近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古典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而且，引人瞩目的是体现了那种自由学术所特有的“百花齐放”的态势。汪子嵩先生挂帅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终于结束了它 20 年的航程。这条路线的方法广义地来说体现的是分析传统。这种传统通过存在论等主题与国内学界相互激荡与呼应，引发了诸如“是派”和“在派”的讨论。近 10 年来，施特劳斯派的解经派的古典哲学方法论大举上架（书架），有关这个传统的著述，翻译和介绍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外，现象学研究者在中国学者中一直是一个以认真著称的学术群体。他们对海德格尔近乎虔诚的痴迷，自然也导向了对海氏所喜欢的希腊思想源头的重新解读。总之，各种各样的研究动机和路线，在我们伟大的东方文明古国迅猛迈入现代性大门的同时，催生了对于希腊罗马古典哲学的某种意义上的“文艺复兴”。

不同的研究路线和不同的切入角度正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示，防止出现井蛙自恋和小教派创立期门户心态的不自然延长。

古典思想，源远流长，深邃广大而取之不竭。歌德的希腊、尼采的希腊、马克思的希腊、海德格尔的希腊、加缪的希腊、阿伦特的希腊、纽斯邦的希腊、施特劳斯的希腊、布鲁姆的希腊、威廉姆斯的希腊……能够一样吗？有必要一样吗？正是为了我们的文明不至于如其他伟大文明古国那样，很容易地陷入单向度的国民性，人们才转向古典范式，就像古代诺斯替信徒转向了一个“他者”的天地。我们在古典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中，也努力保持一个开放的方法论心灵，努力思索不同的研究角度各自的长处，思考各种进路的初衷何在，成就是什么。

我们在古典哲学方面的研究分为翻译和专题讨论两个方面。就翻译而言，我们形成系统的翻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出的“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按照计划是将古典哲学第三期（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主要经典全部翻译为汉语。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约 20 种。

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古典哲学的专题研究。这些研究争取在专门的问题意识引导下，对一个个课题进行详细深入的讨论。它们都建立在对国外相关领域的文献的分析梳理基础上，读者可以借助其了解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但是，它们同时又不是简单的介绍，而是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可以启迪读者进一步的沉思。我们就以本丛书中的几种为例子：吴新民关于柏拉图的惩罚理论的研究，突破了一般研究柏拉图正义论的人在伦理学、政治学概论中打圈子的局限，让人们看到柏拉图在刑罚正义方面的丰富思考；余友辉是研究古典修

辞政治学的，施特劳斯派对于这个主题说了很多引人深思且华彩纷呈的话，值得国人更多地了解。但是余友辉希望在研究施特劳斯派和其他学派在有关问题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曹欢荣关于伊壁鸠鲁派的研究，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国外最新发现的相关铭文的原文，又提出了他自己的注疏和理解，从“治疗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哲学在今天的意义。这些研究当然不是完善的，它们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们有热情，有专心致志，有勃发的生命力，它们急迫期待同道们的回应和批评。

包利民 章雪富

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奥利金:自我的阶梯	(11)
第一节 寓意解经与自我的规训	(11)
一 寓意解经与新经典观	(13)
二 三重知识与三层自我	(17)
三 知识的阶梯和自我的操练	(22)
第二节 《〈雅歌〉注释》:爱欲与“我们”	(25)
一 身体乃是有位格的语言	(27)
二 爱欲的位格性和“我们”的渴慕	(36)
三 让葡萄园重处在“荫下”	(47)
四 意愿的仁爱和自我爱欲	(54)
第二章 小玛格莲娜:“复活”视野下的情欲治疗	(61)
第一节 “第四位卡帕多西亚教父”	(61)
一 生平	(62)
二 基督教世界的苏格拉底和教化者	(63)
第二节 治疗学视野下的“复活”观念	(65)
一 复活是造就的动力根源	(65)
二 复活的质料也是“形式”	(78)

2 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

三 情欲不再成为自由的限制 (85)

四 复活是真正的治疗 (95)

第三章 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自我”观念 (104)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105)

一 生平 (105)

二 著作、译本及研究情况 (110)

第二节 “自我”的界限和受造的自由

——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论人的造成》 ... (117)

一 自主的自由 (121)

二 受造的自由和分辨善恶的知识 (132)

三 恶 (142)

四 复活和恩典 (154)

第三节 激情、自爱和灵性

——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雅歌〉注释》

..... (159)

一 激情的形式 (160)

二 恶与激情 (178)

三 激情的混淆性 (186)

第四节 “和平之君”与“自我”的德性教化

——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论成全》 (193)

一 “和平之君”与“不动心” (193)

二 “和平之君”与秩序的界限 (206)

三 “和平之君”与“形式”的动力 (213)

第五节 “幽暗之中的上帝”

——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论摩西的

生平》 (219)

一	上帝的智慧和哲学的荣耀	(224)
二	记忆、激情和理性	(230)
三	“自我”不以理性为名	(242)
四	德性的奥秘和天国的食粮	(251)
五	“真我”的观照和寂静的“喧哗”	(259)
六	凝思的生活	(263)
七	“在幽暗之中的上帝”	(267)
第四章	卡帕多西亚教父的“盼望”神学	(278)
第一节	巴西尔的“盼望”神学	
	——论巴西尔的“告慰书”	(279)
一	盼望作为德性与终末的善	(281)
二	让盼望成为终末,拭去忧伤中死亡 影子	(288)
三	盼望的应许	(294)
第二节	尼撒的格列高利论“忧伤”	
	——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葬礼演说	(302)
一	忧伤的“德性之美”	(303)
二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307)
三	从忧伤中看见盼望已经降临	(315)
第五章	治疗性神学与自我的苦难	
	——论克里索斯托的神意论	(321)
第一节	神意论视野下的治疗性神学	(322)
一	神意论	(323)
二	苦难、时间和应许	(330)
三	基督徒的品性	(338)

4 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

四 不是顺服“知”,而是知道“不知”	(352)
第二节 成熟	(358)
一 信仰之法	(359)
二 自我的转身和缺席的在场	(364)
参考文献	(374)
后记	(380)

导 言

受现代性焦虑的驱使，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对古典投以关注的目光。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经典探究的复兴，多少都带有某种现代性图景的投影。古为今用的诠释用意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放不下的济世情怀，虽也确实使古典亲切起来、“有用起来”，然而无疑也让古典的诠释更加任意。如果不能够在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之间找到真正可以成就生活方式的诠释框架，以现代性眼光对古典作索隐式解读，无论对现代性研究还是古典研究而言都会是一种伤害。

本书无意于用某种现代性图景对古典的自我观念作关联性拓展。古典基督教思想家不是为了我们的“现代”写作，他们为他们的“当代”而写作，而他们的“当代”构成他们生活经验的整体形式。如果说他们的思想具有“现代性”，那也只是由于生活本身因其经验的整全性而永远是活成为“现代”的。当古典基督教思想家完全投入于思想之中，使生活成为语言的形式并探入经验的原初的整体性时，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也因着历史本身的整体性内蕴而是当下经验的方式。当思想真实地以生活方式成为自我的直观时，历史性不与现代性分离并且是现代性的内涵。本书确实不属单纯知识考古类型的古典学研

究，没有把某个主题分解为柏拉图传统和斯多亚传统等概念史论证。古典基督教思想的伟大传统（希腊基督教思想家的大多数著作）都不以知识主题为优先，他们的作品主要是释经性作品。正如《圣经》是犹太人生活史的记载，希腊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则使《圣经》继续涵盖他们生活经验的全部，而生活无非是“自我”面相的种种方式。“自我”是生活方式聚焦的此在形式，它以一种“这个人”之“所是”的指涉，显示生存的根源。希腊基督教思想家的写作不外乎是试图接近于真理的言传，它们使“经验”作为生活本身的整体性重新活泼起来，而成为我们今天读者眼中相互关联的思想传统。由于思想是在经验里面贯通成为道路的“定向”的，正如“自我”是能够为行动定向的关联者，而非莱布尼茨意义上的单子，古典基督教思想家的基本要义指向一个关乎他者的自我，它倒是为摆脱某种过分的个体主义及其文明发展之危险的现代性焦虑提供有益的路径。希腊基督教思想家发挥了这个关联性他者的自我观念，为已经穷尽了理性主义探究可能性的古典希腊哲学提供了新的框架。

希腊基督教传统的自我观念与古典希腊哲学有很深的关联，然而更重要的是存在着典范的转移。古典希腊哲学在发展成为希腊化哲学时，后者已经不可能再由内在的人（理性的自我）为视解拓展自我的向度。古典希腊哲学和希腊化哲学的区别只在于：是从存在的存在（普遍的自我）把握自我的普遍性还是从存在者的存在（个体的自我）安顿生活的恒是。古典希腊哲学尝试摆脱流变无常的世界以达到存在的恒定性，淌过时间的河流以进入永恒，希腊化哲学则尝试从个体伦理把握住现时性并以现时性为永恒的降临，根本上就否认所谓的时间的流变。两者之间固然有表达和气质上的区别，却都秉承着

希腊理性主义的关怀。

古典希腊和希腊化哲学都是从“地上之城”（城邦和罗马帝国）阐释自我的一致性，希腊基督教则以“天上的公民”塑造自我的身份。希腊哲学固然从城邦政治方面提供了自我的公民性论证，思考自我的社群性关联，其形而上学却是要超出公民的限度，这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的高于政治生活的哲学生活。柏拉图的“哲学王”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都采取了这样的视角。“哲学王”走出洞穴之后不愿意回归洞穴，在理智德性层面公民的品性不再依靠于公正的政治维度，而以情感例如友爱及其沉思的生活为关联。希腊基督教传统却倒转了这种观念，认为自我从天国获得其关联。天国是真正的国度，是真正的共和政体或者君主政体，而非所谓的形而上学的自足。借用国度的观念，希腊基督教摒弃希腊哲学的自足性而向着他者开放，并特别重视这作为他者的自我。所谓的基督徒的身份正是与他者的关联，基督教的自我乃是内含了他者的自我。他者是自我的确定性的根源，是自我的表达者，是自我的根源。

希腊基督教这个作为向着他者的自我是具有永恒爱欲的处在冲动之渴求中的实体。爱欲构成个体的真正的约束性，并使得冲动具有自由的本真。个体的爱欲因着自由而来的对此世的限制，提升了人的自我形式，使它成为超越了人种类意义上的族类，成为超越地域和政治限制的居住者（天国的公民）。天国的自我是“一般的人”，“一般性”不是抽象的形成，它是“天国公民”的品性，因为它身上充分地显示着他者的属征。当“一般性”不是单纯的理性观念，而承载身份的德性时，自我分明重获了受造时所失去的主体意识，恢复了主动的自由，天国的公民则能够以主动的自由表达人之为超越于地域、政治及制度限制的在此形式。希腊基督教传统深思着受造的自

我里面的主动的自由，显示自我不是不断制造了恶的此在，而是在朝圣之旅中超越地上之城的在此，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公民。

希腊基督教关注“自我”从“他者”中所获取的自由的主动，视此为积极的“爱欲”，这与希腊形而上学的实体观念有重要区别。希腊哲学以研究“是”为形而上学的事业，然而它所谓的“是”乃是所赋予的事物的形式，并透过“自我”之认识激起自我之是的真理性把握，抗拒世界的流变及其加在自我身上的世界属性。希腊基督教则否认自我以静止的“是”为形态，否定理性之为自我的本体。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希腊基督教对《雅歌》的特殊注释之中。奥利金和尼撒的格列高利都创造性地注释过《雅歌》，他们关注的正是那种抗拒理性的爱欲。他们借用《雅歌》的情爱表达，传递灵性渴求之中的永恒行动。灵性是一种行动，爱欲的实体是不断行动并以行动联结的位格性存在，是自我所以为的耶稣基督形像以及耶稣基督通过人的爱欲表达出来的渴求的激情。希腊基督教展示耶稣作为自我形像的复原者的关系，显示自我根源于这位成为动力的复原者，由此位格具有复原的意思，这是人身上所涌现的对耶稣基督爱欲的不断再现。这已经有所呈现了希腊基督教自我观念的基本内涵：自我乃是由耶稣基督的位格生发出来的复原性关系中的身份。希腊基督教作家的释经作品、书信和演说充分体现了自我观念以动力性为对象性存在的方式。

本书研究公元2世纪到5世纪的数位希腊基督教大思想家：奥利金、小玛格莲娜、巴西尔、尼撒的格列高利和金口约翰（克里索斯托）。他们生活在基督教处境化过程的不同时段，面对的问题颇有差别，其所探讨的“自我”观念的侧重点也有分别。然而他们的共同之处更为根本。他们信仰同一位

上帝，都受希腊哲学的某些影响却又转化了希腊哲学的观念，其自我观念都往“治疗性智慧”上追溯，希腊哲学主流的某些话题，如理性和激情却又都在基督教思想的主题之下得到重新讨论，甚至把基督信仰与自我观念的关联形式发展成为极出色的“激情”研究。他们把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所谓内在的人（灵魂）和身体的关系作为灵修神学的部分，重新思考身体之为生活的真实关联。希腊基督教思想家从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深入探讨希腊哲学的知识论的精神气质，思索自我观念与哲学作为智慧的关系，从而使希腊哲学的观念史成为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内在意识要素。

希腊基督教思想家主要是在自我治疗的框架下探究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本质的。就他们而言，作为治疗性智慧的哲学不是精英的事业，而是生活的效仿及其对耶稣基督的追随，是活出生命之真理意识的实践，它需要通过不断回复到自我的根源中去追溯日常生活的罪性的限制，恢复受造之初人所当具有的上帝形像。希腊基督教使哲学真正地成为生活，哲学理应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的反思而可以发现的与上帝的联结。自我的超脱不单纯地依赖于思辨的深度和理智的普遍性，它是要让生活重新回到对超越者的依赖并且反复操练这种依赖感的确信。古典基督教思想家对自我的探究，由此就转而寻求生活方式的激情呈现，摒弃了希腊哲学的二元论，而试图去明白生活的神意原理。当希腊哲学替代希腊悲剧成为美好生活的主要诠释者后，古典希腊哲学已经极少谈论神意观念，只是由于受基督教思想影响，新柏拉图主义才重新提出神意的主题，即使如此，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极大的分别。与新柏拉图主义不同，希腊基督教思想家把神意看作是一种经世，看作是同样彰显在身